

冷飯



飯 冷

集劇幕獨塵劍谷

海 上

路勒茄界租法

號四十三里裕光

行印部版出亞新

冷飯

實價

大洋

四角

五分

著述者 谷劍塵

出版者 新亞學會

刊行者 新亞出版部

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付印

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發行

版權
所有

——一千五百

發行所

新亞出版部

光華書局

出版合作社

北新書局

獨白

我現在三十歲了！

民國元年我剛是十六歲，奉父親的吩咐跑來上海一家錢鋪子裏當學徒，今年是民國十五年，算起來，我在黑暗的商界中已吃了『十五個年頭的冷飯了！』這十五年中我一無建設可言，到今天還是一個吃冷飯的夥計。冷飯一碗一碗吃下肚去，額上的縐紋却一條一條添多起來，有人安慰我，說我將來有希望，我祇好對着人笑笑說：『將來還是將來吧！』

但是我雖然有吃十五年冷飯的資格，因為我生性潑僻，却不高興努力於吃冷飯的運動，謀一種新的建設——我知道我在商界裏一定是絕望者之一。眼見得別的商人該汽車，造洋房，討小老婆，我的靴子因為沒有釘，斷定我自己是爬不上那們高的，所以我情願吃冷飯聽冷話到底，決不願意在這

種地方把有限的精神來犧牲了！

不知如何，我竟然愛好藝術起來，會跟着別人去研究與我毫不相干的戲劇，成了一個『戲迷』？甚至於睡着做夢，也無非是『戲的客串。』原來宇宙是一劇場，一部二十四史，不外是長幕劇本，人生原是做戲啊！幕閉了，什麼事情都不在眼前了，於是想到做人是最最不幸。那般闊商人也真何苦，霸住了熱飯自己吃，倒叫我們吃一輩子的冷飯！你們也有生命宣告閉幕的一天，汽車，洋房，小老婆你都享受不着了，睡在棺材裏一樣像我們有蠕蠕動着的蟲兒把臭皮囊蛀蝕掉。

於是我想借着戲劇來諷刺社會，或者發洩我的牢騷，我喜歡研究戲劇，也許是受了牠的暗示？

『冷燂』獨幕劇集要出版了，理該添上一篇序去，可是我又無話可序，

不如把現代舞台技術該廢置的『獨白』裝了上去吧。

『冷飯』獨幕劇集一共包含四齣獨幕劇；第一齣就是『冷飯』其餘是『半瓶黃藥水』、『狹路』和『好媳婦』全是創作，不是翻譯，全可以在舞台表演，不僅供書齋作讀本。這個劇集裏第一齣就安放著『冷飯』而又拿『冷飯』來名這劇集，我想一定有人因為我自己承認是吃十幾年冷飯的夥計，那『冷飯』的情節一定是『夫子自道』，可無疑義的了！其實這猜想並不實在，我在『冷飯』裏並非描寫我自己，我不過把心靈的悲哀所發生出來的嘆息寫在紙上罷了。我既是錢鋪子的學徒出身，我因為常和大洋錢鈔票相親近，我於是常聽到大洋錢的叫聲；又見着人家該汽車，造洋房，討小老婆，因誘惑而有點眼熱，在睡夢也叫着『劍塵！劍塵！你能往上爬去也終有這們一天……』可是我太不長進了，吃了十幾年冷飯，聽飽了十幾年冷話，現在的谷

劍塵還是十幾年以前的谷劍塵；現在的谷劍塵掉起文來，還是「一囊秋水，兩袖春風」！大洋錢叫聲的誘惑可以叫許多人往墮落路走，我向來胆小，既不能套上有釘子的靴往上爬，又不敢「千日飯不吃，吃一日飯」的跟着其他商人們拐逃現款往日本一跑，於是我這樣不成器，連十六歲時離別家鄉那天親戚們囑咐我「恭喜你，發了財回來」都辦不到，我祇好存着一個空想：『我已經該過兩千多塊錢，但我老婆受人之愚瞞住了，我偷偷化完了，』於是便構成了『冷飯』這個劇本。我存這種的空想，未免對不起我親愛的Wife，但我只好一例不管。至於這劇本所含蓄的意義如何，也只好由讀者或演者自己去搜尋，去領會，我還是不管的。推而至於集內的『半瓶黃藥水』、『狹路』、『好媳婦』的意義也一例不管。

末了，我還想再講幾句廢話：我編這本劇集本來想題名叫『女學生的

戲劇』的，但要把劇本的造意取材……等完全合於女學生的表演，爲女學生的專有品，終於辦不到：像『好媳婦』劇內登場人物雖然全是女的，而劇內有一位寡婦，女學生們一定有點難爲情去嘗試，況且這寡婦又是爲着不願守寡而走掉的，思想上不免激烈一點，更難博得一般人的歡迎，所以祇得把『女學生的戲劇』的專有名稱取消了！

十六十一，一九二六。

冷

飯

目

錄

冷

飯

半瓶黃藥水

狹

路

好

媳

婦

飯

冷

時間 現代

地點 上海

人物

謝洛英

沈佩玲

葉少卿

布景

上海城裏普通人家沒有天井的一上一下房子。

正當午飯之後，洛英方在近桌的那一雙方凳上洗碗筷。她年約三十左右，面貌清秀，衣服並不十分華麗，却甚整潔；使人一見可以知道她是勤於家務的婦人。

沈佩玲是分居在樓上的婦人。年約二十三四，美豐姿，喜時髦，愛妝飾，活潑中帶點妖冶，伶俐中帶點驕傲；確是傾向墮落路上跑去的少奶奶。正是秋天已過，中秋節去，她穿上時式鮮豔華絲葛的衫褲，白絲襪，繡花緞鞋。

她緩緩走來，伸伸懶腰，立定半晌，對洛英冷笑，這一笑含着多量輕視的意思。

洛英（覺着背後有人，回過頭去講話）是你嗎？

佩玲 是我。昨天晚上一點半鐘才回來，今天真懶得好睡。

洛英 你剛起身嗎？

佩玲 怎麼不是剛起身！可是昨天在大世界玩得寫意，今天還覺得腰酸，一直睡到十二點鐘，煨煨鬧着燒中飯，就睡不着了。

洛英 你們一去總有好些人吧？

佩玲 也沒有多少人。張家的三小姐，李家的七妹，洪興里的蘭姑娘——還有三小姐的表兄聽說在洋行裏做生意的王先生；一起五個人。（有意逼她）你是正經人，近來別說上游戲場，就是小麻雀也不來了。七妹所以很怪着你。

洛英 她怪我什麼？

佩玲 她說你瞧不起她。

洛英 我並不瞧不起她。

佩玲 這幾天她邀你打麻雀，你老是回絕她，說沒有工夫，三遭兩次是這樣

——不肯跟她在一起，不是看不起她是什麼？

洛英 我有我的事情，她要怪我可見得她的多心了。

飯

冷

佩玲 她還叫我問你，爲什麼又做出一本正經的樣子給她看？

洛英 （把碗筷整放在桌上）我也不是一本正經的待她。

佩玲 你中飯吃過了嗎？（隨便問一句）

洛英 剛吃過？

佩玲 我昨天睡得遲，今天倒覺得有點不舒服，飯也吃不下——葉嫂嫂，你

真會吃苦，爲什麼不自己舒服一點呢？

洛英 你又跟我說笑話了。你說我不會舒服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？

佩玲 （指碗筷）這些麻煩事情還得自己動手。

洛英 （笑笑）請問我不動手，誰替我做？

佩玲 我明白了。你們將來要金子蓮屋，銀子砌牆呢！

洛英 你又取笑我了。我們又不發什麼洋財。

佩玲 (走近洛英, 把她的左手拿起瞧瞧, 笑了一笑)

洛英 (不懂她的意思) 什麼?

佩玲 有人說你的手比面孔要老得多了, 真是的確的。

洛英 我整天到晚要料理家務, 我的手自然比不得吃寫意飯的。

佩玲 你爲什麼不講究寫意些——情願給丈夫當丫頭?

洛英 可是女人不懂得治家, 也太不成樣子了!

佩玲 (反) 真不成樣子了。不過我說這話是有來歷的。我從前也跟你一樣

正派。

洛英 現在?

佩玲 現在我看做出做妻子的祕訣了。

洛英 什麼是做妻子的祕訣?

佩玲 三年以前我也是跟你差不多的老實人，把自己的丈夫，把自己的家，比性命還要看重——那時我們也不雇娘姨，煮飯洗碗都是我親手做的，有人說我怎樣賢德，我現在想想，反覺得可笑了，你想賢德兩個字，說得響亮些，不過把我們做妻子的好花般的時光糟蹋了，跟女人自己祇有害處。況且我們女人一有人說賢德，就要給男人看輕，男人在外頭混，也決不記得家裏也有年紀差不多的太太；所以吃虧還是在女人身上。

洛英（不做聲）

佩玲 我們最要緊的就是不要做丈夫忘記了自己妻子的年紀。

洛英 難道我們替丈夫管治家裏的事情，會把自己的年紀管老嗎？

佩玲 你不信——你瞧你自己的手就知道了。

洛英 我有點不明白。

冷

飯

佩玲（心細）我知道我們這種人不會給賈德的女人相信的。第一，我這張

嘴，反反覆覆，儘說些不干正事的費話。

洛英 我沒有說你。

佩玲（口尖）說我也不要緊。況且我們的交情也不算壞。

洛英 這是你誤會了！

佩玲（有機可乘）我知道你很講交情，你一定很相信我——今天打牌，你

湊一脚，好嗎？

洛英 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

佩玲 你不要推托了，爽快些吧！

洛英 打一次牌輸一次，實在輸得有點不放心了！

佩玲（笑笑）就是輸點錢也用不着這樣胆小。你將來手法熟了，還怕不能